

杜詩 卷十

杜詩詳註卷之十一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嚴中丞枉駕見過

平聲

盧氏

編在奉酬嚴公之後

令從之

趙曰公自注云嚴自東

川除西川勅令都節制則是未合爲一道時故稱爲

中丞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若廣德

二年武再尹成都時公已入幕府不應有張翰管寧

之語

盧注

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東西兩川

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寶應元年嚴武爲東川節

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此詩所謂川合東西也是年

公說旱云請管內東西各遣一使其時尚分而未合

故各遣耳六月嚴武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

東川節度盧懸以章斐爲畱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

西兩川始合爲一趙以黃門侍郎嚴武爲節度趙注

應爲

可據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

去聲節

地分南北任流

一作孤

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

一作自

帽還應

平聲一作作應兼

似管寧寂寞

一云今日

江天雲霧裏何人道

去聲

有少

去聲

微星

上四敘嚴公見過下四感見過之意

兩川使節承

星隱

喜使節之過下截仍屬分承而朱用反結意更深長

自此比○

詩元戎十乘注元大也謂戎車也

生注小隊簡

於騎從

足見其風趣

邵注

野外謂郊郊外謂林林外謂

坰

公自長安至蜀乃自北而南

鄭玄戒子書黃巾爲

害萍

浮南北復歸邦鄉

晉書

張翰字季鷹賀循入洛經

吳闈門

於船中彈琴翰就循言談相欽悅曰吾亦有事北

京便同載而去

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

着皂帽

布襦袴布裙隨時舉袂

謝荊詩霧罷江天分

少微星見史記天官書隋志

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

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

庾信哀江南賦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卷蒲輪

遭田父泥

去聲

飲美嚴中丞

柔言案物目泥飲謂強畱使飲卽詩所云欲起時被

肘也

杜臆

美中丞指田父之言非公美之也

舊鶴

曰此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詩云拾遺能住否是未

爲參謀時也若在廣德二年當奏爲參謀矣又曰舊

史嚴武傳旣改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爲綿州刺史兼劍南東西

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東川節度治梓州上皇詔合西

川爲一道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今曰嚴中丞則是

未爲大失時所作集序有與嚴中丞致大夫嚴侍郎

嚴鄭公諸題

先後可辨也

步屨

悉勦切

隨春風邨邨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記田父邀飲之日

○王禹偁

日屨草屨也宋書袁粲爲丹

陽尹嘗步屨白楊郊野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

荷遜

向復看花柳枝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祀社以新農

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

詩爲此春酒以介

眉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廻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

在飛騎

去聲

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教衰朽差科

死則已誓不舉家走

此田父頌美嚴公敘事而兼述言放農救親上以仁逮下差科不避重

以義報上也

曹植白馬篇名

壯士籍

唐書兵志

材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

舊兵一萬五千分爲六番以次更代今日長番僕在籍無

更代也放營農放回務農也

雜色差科在長番之外

著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咷婦開大瓶盆中爲

去聲吾取

處荷切

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此田父欵畱公飲述言而兼敘事

感其意氣之慇而推

本風化之自仍歸美於新尹也

○左傳子產爲火故大爲

社祓禳於四方

晏嬰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後漢劉

愷議刺史一州之表

二千石平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宜

美風化

王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

陶潛詩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朝來偶然出自卯將

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

先側果栗欲起時

切

先側

果栗欲起時

被去聲肘指揮過無禮未覺
郊野醜月出遮我畱仍嗔問升

此詳敘泥飲始末見田父真率情覲杜臆公詩田父

斗邀皆去此章可證其寫出村人口角樸野氣象儼然如畫
張遠注久客惜入情言客久而人情之厚更爲可惜

此章起段四句中間八句次末二段各十句○史記魏

桓子刑韓康子於車上王洙曰田父舉止無度不可責

以禮法黃希曰晉陸納謂桓溫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

納正可三升今有一

斗以備杯酌餘瀝

盧元昌曰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罷

於調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爲軍者無寧歲矣

上元三年段子璋反將士大掠蜀民既苦寇又苦兵讀

公枯機等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

一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營農而作

社乎嚴武鎮蜀兩川兼攝蜀民始稍甦息公是年說旱

云自中丞下車寧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合

之此詩嚴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畧可見又本傳載公

住浣花里好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此詩旣曰邀我嘗春

酒再曰拾遺能住否又曰益中爲吾取欲起時被肘紗

蕩之態又可想見矣。

劉會孟曰杜詩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欲起時被肘仍嗔問升斗此等語併聲音笑

貌彷彿盡之。

郝敬仲輿曰此詩情景意象妙解入神

口所不能傳者宛轉筆端如虛谷答響字字停匀野老

使班馬記事未必如此親切于百世下讀者無不絕倒

奉和

去聲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鶴注史謂建丑月以武爲成都

尹而此詩作於寶應元年之春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

去聲

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一作如

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

從中丞敘起

汲黯匡君嚴

節度直詞故能匡君雄畧故堪出將

鎮本係府尹故其

政簡武將而具文才故其詩清○漢書汲黯字長孺武帝

召爲大中大夫數切諫

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

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漢書杜周

傳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

孫權曰公瑾雄畧過人

史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

漢王章傳贊韓

延壽厲善所居移風

昌氏童蒙訓

詩清立意

新此是作

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

南史徐陵

多變舊體

有新意

層城臨暇

娟

景絕域望餘春旂尾蛟龍會樓

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

此西城晚眺

暇景

樓頭城上近景地平天濶城外遠景

杜臆地平天濶一

聯乃詩家著神處黃生注動字寫洶湧之狀浮字寫縹渺之意

蛟龍燕雀虛實借對與早朝詩龍蛇燕雀相同○

爾雅有鈴曰旂注懸鈴於竿頭晝破龍於旒

書旦地平天

帝念深分閫軍須遠

去聲

算緋花羅封駛蝶瑞錦送麒麟

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

去聲

緒事業闇相親

此

主眷而望立功也

分閫二句見朝廷所倚封羅二句見

恩賜特隆辭第言不顧身家觀圖言畱心邊事征南事業

欲其安攘以報國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八句收○

書帝其念哉

前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日聞以

外將軍制之通鑑石虎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

米十五斛絹十疋民至鬻子以供軍須

漢書元狩四年

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稅二十遠注遠算緡謂不事科斂也

夔蝶麒麟羅錦所繡者承上謂嚴公以此入貢非也

帝念來故知爲所賜之物舊注謂嚴公以此入貢非也

宋書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

第一詔賜瑞錦雜彩以著善政

唐書代宗詔曰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等錦綺竝宜禁霍去病傳上爲治第

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晉書裴秀禹貢九州地

域圖序文皇帝乃命有司撰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

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周有或差此

所謂憶古人也

宋注公有司嚴公詠蜀道畫圖詩又凡

哀詩云堂上指畫圖所謂觀圖憶古人者蓋實事也舊引雲臺畫圖事不切

杜征南係公始祖故用以贈嚴

胡應麟曰杜詩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

庾開府俊逆鮑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

遵反用者也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伏柱

聞周史乘槎似漢臣暗用者也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

王備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

匡君切廉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其傳收庾信不比得陳

琳串用者也至對恭陪謝傅把劍覓徐君侍臣雙宋玉

戰策兩穰苴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晉室丹陽尹公

孫白帝城嬾煉精奇。含蓄深遠。迥出前代矣。杜詩惟

句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與地濶峩晚。天高峴

首春工力相敵。若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更足凶蓋。

乾坤王介甫。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雄渾何減少陵。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鶴注此寶應元年建

已月得

雨時作

雨映行宮

一作官一作雲非是區兩首章從雨中說

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

一云欲動野人知

江邊老病雖無力強

區切

擬晴天理釣絲

首章從雨中說起據來詩而答

之

晴理釣絲畜魚待赴也。

○通鑑

玄宗離蜀以所居行

宮爲道

士觀杜詩博議舊書崔寧傳初天寶中鮮于仲通

嘗建一使院甚華麗玄宗幸蜀常居之因爲道觀寫帝御

客置之正室郭英乂奏請舊院爲軍營乃移去御客自居

之朱云此卽玄宗行宮當在成都城內有謂近萬里橋者非也謝瞻詩楊鑾戾行宮

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繙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

一作先

無泥只須伐竹開荒

徑倚

一作鳥道

杖穿花聽馬嘶

一作烏嘶○大章承晴天說入望嚴公率過也

路不沮泥見

馬蹄

離

可至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黃鶴編在寶應元年

山瓶乳酒下

去聲

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魚父

洗盡開嘗對馬軍

此爲送酒而致申謝

漁父自謂馬

馬軍○

楊慎曰孝經緯軍卽走送者原淮軍州謂驅使騎爲

貴似乳更堪珍

此詩乳酒本之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

憐漁父用楚詞人醉我醒意

廬注末句暗用羊祜飲陸抗酒事

三絕句

鶴注此是寶應元年作蓋笄生無數必是斷手寶應之歲也

楸

一作春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

平此詠楸花也一見花開

吹

春風盡何可一作忍醒時雨打稀

此詠楸花落有莊子方生旋憂花落

云

新花藥未應聲飛不如醉裏風

此詠楸花也一見花開

方死意。盧注宋無名氏鷓鴣天詞不如飲待奴先睡圖
得不知卽去時語意盡本於此○爾雅椅梓郭璞注卽楸
也陸璣詩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本草圖經梓
木似桐而葉小花紫傳燈錄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
吃百頓棒後來大悟曰
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門外鷗鷺去一作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
意一日須來一百廻此咏鷗鷺也物本異類視若同羣有
列子海翁狎鷗意○周弘正翻雞詩

少壯摧雄敵暎視生

猜忌

此猜字所本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

毛晃增韻讀甫患切

看聲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

此詠春筍也杜門謝人護筍成竹有聖人對時育物意

杜臆種竹家初番出者壯大養以成竹後出漸小則取食

之胡夏客曰因王子猷看竹不問主遂翻爲主不迎客

用意亦巧看看守也從嗔任其嗔怒也○趙注上番乃

用語猶覺察雜記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飛舞先

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土番字則上番不獨爲竹也

韓退

之笋詩且嘆高無數庸知上幾番又作牙聲韻未注漸漸

上番皆唐人方言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亦讀去聲

聲

楊慎口

欵樹三絕句

格調既

楊慎丹鉛錄番作筤引易蒼筤竹爲証葉去聲

高風致又韻真可一空唐人

戲爲六絕句

此爲後生譏謔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諷刺故云戲也姑依梁氏編在上元二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

平聲橫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

首章推美庾信也開府文章老愈成格其筆勢則凌雲超俗其才思則縱橫出奇後人取其流傳之賦嗤笑而指點之豈知前賢自有品

格未見其當畏後生也當時庾信詩賦與徐陵並稱蓋齊梁間特出者前賢指廣公後生指嗤點者○王洙曰庾

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麗爲世人所尚謂之庾體漢書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

庾信字文順集序章表健筆一付陳琳南史范蔚宗傳諸序論筆勢縱橫真天下奇作于寶晉紀論蓋其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

矣顏氏家訓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凡書寫流傳聊

庾信傳贊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
潘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陸機豪士賦仰

邈前賢後

生見論語

楊慎曰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子嘗令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楊王

一云王楊

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此表章楊王四子也

四公之文當時傑出今乃輕薄其爲文而哂笑之豈

知爾輩不久銷亡前人則萬古長垂如江河不廢乎

日楊烟主勁膚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武后初海內呼

爲四傑

盧注謂後生自爲輕薄之文而反譏哂前輩今

從杜臆

答齊續筆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萬古不廢謂

西子之文。○王泉子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目作對謂之算博士。

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世說殷仲堪語子弟曰：爾曹其存之。史記日月以明江河以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

魄過

平聲都見爾曹承上章言縱使盧王操筆不如漢魏近

若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蹶耳奈何輕議古人耶。

古但似此龍文虎脊皆是供王者之用

縱使二字緊注下句劣於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連讀此本盧注漢魏本於離騷離騷本於國風此先後原委

也錢箋謂劣於漢魏而近於風騷誤矣。龍文虎脊比四

子才具過人歷塊過都比今人未諳此道龍虎之駿皆

見重於漢庭故曰君馭柱牘指後生爲君非是下文劣有

爾曹在也。○魏文帝典論寄身於翰墨宋書謝靈運傳

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自司馬

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漢西咸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克於黃門天馬歌虎脊兩

化若鬼注馬毛血如虎脊者有兩

也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

才力應

平聲
或作聲

難跨或作誇

平聲

翡翠

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揚數公

摹者據其小巧適觀如戲翡翠於蘭若豈能鉅力驚人若

掣鯨魚於碧海乎錢鑑翡翠蘭若指當時研揣聲病毒

蠚摘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潭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

人而有之者也論至於是非李杜誰足以當之○世說殷

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郭璞

詩翡翠戲蘭若容色更相鮮蘭若蘭秀也則橫海之鯨拾遺記鯤魚千里如鯨常飛往南海

李洲記扶桑東萬里有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隣竊攀屈音宋宜方駕

悉與齊梁作後塵此戒其好高而驚遠也言今人愛慕古

人取其清詞麗句而必與爲隣我亦豈

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揣其意竊思仰攀屈宋論其文多

作齊梁後塵耳知古人未易摹倣則知數公未可輕視矣

杜臆不薄二字另讀今人愛古人連讀清詞麗句繁承

愛古人令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輩庶信

四傑乃齊梁窮派也。錢箋以庾盧數公當今人與首章所稱今人者不合矣。○陳琳答東阿王牋清詞妙句發絕煥炳。宋謝靈運傳清詞麗句時發乎篇文心雕龍五言流謂清麗居宗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又曰麗句與淡采並流。又曰相如好師範屈宋劉孝標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崔駰曰幸得克下館敘後塵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切扶又先誰別必列裁爲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末勉其虛心以取益也杜臆今述愈趨愈下無能爲之先者必也別裁其鶻體而主親於風雅始知淵源所自前賢皆可爲師是轉益多師而汝師卽在是矣。又云此亦公之自道也公詩神迷三百而旁搜諸家以集其成如楚騷漢魏詩樂府魏晉齊梁以來甚多倣倣而公獨無之然讀其詩皆三百之嫡派古人之雁行也其所師可知矣如孔子識大識小無不學而賢不賢皆師矣不如是何以謂之集大成哉別裁謂區別而裁去之。錢箋遙相祖述謂沿流而失源又云風騷有真風騷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初唐莫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則皆僞體也能區裁僞體則近於風雅矣。○謝靈